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四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八首

明故處士程長公孺人方氏合葬墓志銘

嘉靖甲子春二月朔處士程長公以天年終先是辛亥冬十一月孺人即世隆慶戊辰冬十一月己未伯子易仲子賜奉二夜合葬縣南所由山乃持處士諸孫戶部員外郎金所爲處士狀孺人弟故苑馬寺卿遠宜所爲孺人狀屬不佞志之銘之自不佞王父若家大人世與處士及伯仲習不佞受禮則又與處士

冢孫冢傳同師彰德善縣九原真不佞事按狀程出
新安太守公後留歙黃墩其後徙休寧家會里會里
遞有顯者先世乃復徙歙家臨河處士名正奎字時
耀臨河人也父曰樂莘母爲胡延平希說女弟成化
丁酉冬十一月處士生始學爲儒將就業會父疾命
處士當戶乃從父受賈以鹽筴賈吳越間無何以上
賈開知大體鹽法諸鹽場皆按籍坐支衞滯鹵遞增
損若戶口逃亡額課大減處士請毋失課額令得通
融取盈於法便人謂 高皇帝法迄今數十百年安
敢議紛更處士笑曰 高皇帝法迄今數十百年法

窮矣窮則變變則通庶可爲長久計故變則法在不變則法亾是在經國者有司以便宜請　詔從之且令勒石鹽官著爲令甲既又議升水鄉足課額諸便事鹽政至今賴焉處士以才取直當時仇者中之中貴人畢眞所處士猶故倔彊䘚以正辭折眞諸子弟陰行間乃罷之然終不敢以告處士及眞以謀反誅死仇者連坐杖之廷處士袖千金藥內仇者口中幸不死仇者頓首曰我倍處士死當誅處士顧獨活我聞者䘚多處士長者益附之顧獨耻苟容不受挫於強有力者初處士年二十市豪謀侵處士先世墳處

士冝言即豪力能得吾墳吾力猶能持之　闕下豪
懼寢其謀當樂莘時隣人侵地界有司過聽不直樂
莘及處士春秋彊失業且久處士赴京師擊登聞鼓
世宗下其事所部乃復之汪榮和罷歸其少子菰郡
中治天官府處士家人子儀賓解合近府旁少子以
爲言儀賓謝不可少子侵處士急且以挾儀賓處士
諸宗約曰彼豪舉安敢辱長公相邱赴榮和數少子
罪少子上書告處士事下南京法司人人爲處士危
處士自若且曰三尺法　天子與庶人共之即故天
官有寵靈奈何撓　天子法時聞莊僖公主獄私語

諸郎亦天官齡齕人耳彼惡敢齡齕天官卒置勿問即處士俶儻自負顧獨厚於人倫介弟正光故多病處士獨任內外事遺介弟安介弟亡撫孤子煦視易䍃等手割生業無巨細悉中分之白首居喪袒括擗踊哀毀如禮此大較也處士始老春　詔例授七品散官不佞謁處士于家猶縫衣耳處士家黃羅之麓中歲營世業黃山里中稱二黃山人享年八十有八諸方著巖鎮居閭右通諸程世為婚姻先御史娶宜人吳以成化戊戌春正月首舉女是為孺人孺人待期宜人見倍孺人乃依王母王母心獨喜謂其能女

且能婦云弘治乙卯歸程長公長公賈四方孺人任家秉務攻苦左右長公及長公致不貲里中門戶之盛無如孺人者孺人躬自菲惡以率家人獨延師授二子經視餼廩唯謹苑馬歷任西北數備邊每邊使來問苑馬狀孺人涕泣曰歸休乎吾弟奈何以髀肉博一官苑馬聞之輒引去孺人中歲多病家人以爲憂居常逡逡無疾言遽色乃卒偕老春秋七十四而終二子皆補太學生行且入仕孫男八補郡諸生一人縣諸生二人曾孫男五補縣諸生一人玄孫二女一孫女五曾孫女七門內親不啻三百指繩繩乎盛

矣所由山故有夢徵蓋吉土也銘曰胡然單厚儷黃耇矣胡然亢宗擁素封矣胡然昌阜子孫蕃廡不失其所矣胡然歸藏負陰抱陽降福穰穰矣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孰經孰營惟夢之徵匪夢則徵唯山之靈

吳處士配嚴氏合葬墓志銘

嘉靖甲辰七月七日海陽吳處士客死真州先是癸卯二月五日繼室嚴氏卒越壬子伯子景明舉于鄉伯子信堪輿家言卜地二十年矣其後去舍二里得松林山昔嘗夢父毋以隱語語之其方向與夢合伯

子既舉喪合葬謁余爲之銘吳之先出少微先生後
別子壽甫始遷蔦山處士世爲蔦山人名釗字希壁
成化丙午處士生九年而孤輒當室既長賈真州其
人魁梧廣顙豐下辨有口一見傾四座雖商車結轍
于門爭下處士寡母且老查氏婦能奉母雖處士留
滯真州獨倚辦查氏婦奉母及仲有婦處士挾仲與
俱即以資斧授之未嘗問出入查氏婦死葬某山處
士自真州請婚婚嚴氏女嚴舍人雄客豐潤所賍
當時聞處士名輒子女嚴多能事部署梱以內務當
處士心諸賓客及門處士命張具嚴敬諾輒應聲出

中厨即處士不得於心嚴善辭色寬處士處士春秋
彊矣嚴始舉景明及舉景暉處士業已斑白其後處
士遣伯子受業吳會嚴脫簪珥佐游資嚴父毋獨無
係係處士處士舍之上合奉之終身處士謂嚴而事
畢矣會處士還縣嚴請從當是時伯子籍名博士心
獨喜愈益程督之處士故重俠輕財寡積聚久之力
詘嚴用不饒嚴竊以為憂處士自若嚴懼傷處士意
不色憂無何竟以憂死二子居喪且朞月既又奔處
士喪處士未及耆行年五十九耳嚴生弘治已未年
四十五曾不得中壽傷哉余善陳山人達甫詹孝廉

東園皆海陽闢人也山人狀處士孝廉狀嚴其詳具
在狀中余爲志其大較如此銘曰翩翩爾俠娩娩爾
儀九原同穴負坎抱離封斯樹斯烝斯嘗斯凡爾本
支介福於斯

明故太學周君配徐氏沈氏合葬墓志銘

上三年夏六月余臥病禩中進士周伯子至自海寧
謁余志父母墓嗟乎伯子負苦塊歷罙阻儼然哀戚
臨之即余不佞無能文敢不敬諾志曰太學姓周氏
名甸字惟治海寧人也父易母孫氏出名家外大父
璋舉賢良外曾大父子良舉進士兩世參知政事母

承禮教以姚姚聞弘治癸丑生太學父豪宕雅游倡
家大父敬督過之且譙責毋毋退而從容諷止父無
違言無何父納一姬武林倡也大父操父益急必出
姬毋歸告賢良公幸語舅願寬一女子安良人賢良
公以爲言大父不許父鬱鬱卒死武林毋匍匐奔父
喪願俱死賢良公謂毋舅姑老子藐然孤第蒿目立
周宗無徒溝瀆爲也毋唯唯媵人宋事毋相内與毋
俱大父叱曰而婢也且未有子守者何宋斷髮自盟
卒相守當是時毋年二十有六宋十有九耳頃之喪
大父三發人獨拊太學煢煢相依太學始髫輒執縣

役以催租事先辦縣大夫勞之庭稍長從役武林舍人女來奔距不內詰朝徒他舍終不言中貴人畢真鎮浙江開告密仇者中太學真發卒捕之人人爲太學危第亡去太學謝曰大毋毋在獨柰何亡遂挺身赴真無所懾會真敗乃還周氏故聚族居洛塘延袤五里門戶盛矣然皆不事詩書太學崛起閭閻務佔畢即屬辭隱約一切有槪于中自經史以及百家悉窺大較其稱詩法江潭彭澤摹古書法法晉人鄉先達邵文僖見而奇之勸就經術文僖故從越人張先生受易紹介及門太學囊括舊聞聞師說皆莫逆始

受簡著經生義門下皆驚曰欻笑琅琅出金石聲笑
立盡隨詰笑中疑義輒抵掌可談明年補博士諸生
既而遞舉有司皆不合會王文成講學東越太學乃
從之游居門下十年躬行益進及文成奉命討岑猛
將行太學進曰夫子有事田州先聲震矣乃猶攝儒
衣冠日接來學假令荊聶起倉卒謂節鉞何文成以
爲知兵宜置帷幄顧有老母不忍言故侍郎陳公督
學浙江太學舉文行第一庚子幾中選卒棄不收於
是上書謝學官請終養毋曰即孺子彊學交游不出
鄉國間第受業大司成友天下士遂應命而趨太學

行有期羣盜猝至家刼太學窘甚太學從容笑曰書生惟行資若干緡米若干石足爲諸豪取酒資毋惴吾毋盜散去旦日遂行歸而毋以天年終輙棄故業著書操處士之義不求知名初太學受室于徐尚書郎禾姑也徐從太學事大毋事毋以孝謹著始太學習書法徐輙通書太學習醫卜諸家徐輙旁通醫卜太學丁年就舉子業里人姍笑之徐獨推轂太學徐舉子皆不育大以爲憂嘉靖丁亥卒獨遺一女太學善視之繼室沈歸拊孤女恩倍巳出女既字沈治裝獨陰厚女不使聞越十六載沈始生伯子啓祥又六

載而生仲子縣諸生啓祚辛亥沈倍太學伯子僅八
年居喪若成人哀毀不輟太學閔之甚不復議昏習
知伯子才醇謹類巳居常以身爲率出入必俱延師
授經不遺餘力於是名士畢致業乃益精隆慶改元
伯子與計偕詣 闕下意親老即得籍名大宗伯不
對公車而還太學語曰吾毋恐百死以立遺孤非吾
毋無以至今日往吾毋即世所部業巳表吾閭而藉
先世之靈幸得通籍亟以狀上 天子庶幾得及于
覃恩吾他日目瞑矣明年伯子舉進士方上書聞太
學病痺輒請急部檄始下遂聞喪其年太學春秋七

十六矣病革舉季子未及名羲娌子也太學質行本於天性尤汲汲於人倫嘗爲大母吮癰凡三發三吮母病帥諸姬侍臥起者二年出二幸姬以懲怠者既舉子輒以禮遣諸姬然才能高有心計若國事興革大體兵家便宜叩之響應阨於不試惜也其摛詞執藝往往在遺書伯子又謂先太學生十年輒壟王父開坎有水潤當事人急以絖捽去之先太學頓足曰坎既封潤如故耳柰何當事人叱曰兒何知竟掩坎先太學志之心矣居十載博習堪輿家言於是卜阜亭山得穴吉遂舉王父喪以葬因號亭山又以洛塘

故居不宜子乃北去五里徙合居之先大學自信不疑然卒安利今墓去五里而近負甲抱庚先大學所自擇也左徐毋右沈毋不孝孤以某月某日先奉大學丧居中葬焉願爲之銘死且不朽余敬諾銘曰謂爾盱盱擇地而趨謂爾拘拘轉若戶樞孰造爾家繄毋之劬孰大爾閭之子路車爾色則愉爾謨則訏延爾爾終譽叶副爾永圖夏屋渠渠周原一隅展也偕老其樂只且

明故處士吳公孺人陳氏合葬墓志銘

吾鄉多長者其質行往往有聞乃若負俗獨行宜莫

如吳處士處士名榮讓字子隱歙西溪南人也吳氏出唐御史少微先生後著溪南處士大父曰永新父曰顯盛母程氏舉處士父出賈襄陽乃就光化納鍾氏姬有女矣父歿處士僅八年大父母春秋高日責甘毳薄田四三畝無以具饘粥縣吏歲責田租近屬移戍黔中中年責軍費母窘甚獨力作辦應之處士自夷童豎中蒐松毛以爨年十六輒請弃喪母泣曰吾鄉去楚三千里而遥何以爲資斧處士告母孤業已六尺親喪之謂何願及今舉藁裡識之胥後命乃匍匐光化卜塟西灣岡歸而從諸宗人賈松江稍自

給毋命處士受室乃請昏陳村客閭陳翁吳氏子孤而貧柰何子女陳翁目處士此丈夫子也毋患貧孺人始歸處士請從事光化形家謂處士自楚歸越家始興地吉矣即得地楚越矣擇邪處士謝曰禮不忘首丘孤終不以徼福而倍吾父于是奉父喪歸葬置田授女弟夫主歲入膳鍾氏姬終身歸而遞舉高曾以下四喪以次封樹次及親戚之無主者凡十九喪當是時生業僅僅耳其後數歲處士始饒則以里俗奢溢相高非所以示子孫也乃奉毋帥妻子徙臨溪居頃之胥其俗視故里等乃奉毋帥妻子徙桐廬上

焦山居焉處士喜曰此吾畏壘也於是部署土著以身先之度原隰使田度山林使種樹山林故多薪木虎時時出噬人處士議伐薪居人則以爲十歲利也于是易以茶漆櫧栗之利積薪水滸以十歲市之民利視昔有加虎患乃已三年而聚三年而穰居二十年處士自致鉅萬遠近襁至庶幾埒都君云毋以天年終蓋九十四居喪如禮哀毀不減盛年人以爲難一門稱節孝矣喪畢孺人從容告處士曰往從君避地而東幸而偕老乃今業已畢大事其率諸子諸婦諸孫歸故鄉處士以爲然竝還縣獨處士歲出入猶

將以桐廬老焉初處士貧幼無以學長服賈乃始購
書讀之然無常師獨從人受章句既通大義輒孳孳
務躬行嘗會諸賈人舉藍田鄉約同會汪克佩死子
始孩處士爲之息故資及子長歸其子嘗讀范文正
義田記嚮慕其爲人其後立宗祠祠本宗置田以共
祀事如鄉法召門内貧子弟悉授之事而食之諸子
弟若諸舍人無慮數十百指朔望旅揖諸子弟舉顏
氏家訓徇庭中諸舍人皆著從事衫待命庭下以爲
常桐廬立義塾義倉皆倣古人遺意諸所建置即縉
紳學士自以爲不如居常衣大布衣飯脫粟比廝養

之最下者所至梁津發道赴義如流踽踽獨行里中呼爲古老處士出少年皆走匿亟避之至其論治生即計然陶朱不是過也處士春秋八十六竟死桐廬孺人少處士三年先二年卒二子奉處士喪歸合塋得兆西王村嗟乎世儒汶汶耳其孰能不波處士椎少文顧斤斤不倍所學夷考其質行夫非古之人與古者憲老皆有惇史記之若處士者可以憲矣銘曰少微子姓肇基有唐在豐之涘九世其昌胡然即次溘死襄陽毋氏勞止傷哉未亡藐爾遺孤獨立門戸少而奔喪展也叔度轉鬭東南駸駸起富舉室三遷

力本是務丁年挾筴誦法遺言先民作則孝以周旋
恩加親暱施及九原拊孤狥友然諾不遷夫鴻婦光
倡和如響伉儷素封之子競爽白首同歸是日吉壤
於萬斯年高山可仰

明故處士吳克仁配鮑氏合葬墓誌銘

吳處士夫婦合葬黄墩李家村墓木拱矣形家言兆
利西北負丁抱癸請遷之於是諸孫卜之叢祠兆第
一歲巳巳春正月癸酉奉二柩遷焉余聞諸仲尼古
不脩墓徒以死者狥生者封樹之謂何乃若漸漬於
謡俗湛溺於堪輿即賢者不免耳君子作事謀始盖

愼此哉志曰處士自寬歙溪南人也字克仁吳氏著
溪南居前街者出宋廸功郎起隆後累世傾郡廸功
生别駕遇辰别駕生副使夢榮由副使五傳曰壽山
是爲處士曾大父大父曰有貴父曰繼善以賈起家
毋方氏舉丈夫子五人處士最長受室蜀源鮑氏是
爲孺人處士受賈山東淮海間折節爲儉居常不通
賓客其所紹介則皆有名公卿詩尚書守引處士爲
布衣交雖甚處士客尚書所尚書手書處士贅辭歸
之正德中處士以貲賜爵一級旣受檄猶著田間冠
歸孺人左右處士治生大都由繼齋起事舅姑孝終

始無不當處士心中年處士疾幾殆孺人侍臥起彌
月不少休夜禱北辰請以身代其後處士業大起心
獨多之孺人歸寧往往病道隘處士出錢十萬甃石
除道以通蜀源蚤不宜子孺人以為憂乃請處士納
鮑姬舉子良鐸居有頃孺人舉子良鴻顧善視鮑姬
愛二子等嘉靖改元壬午八月二十六日喪孺人又
明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喪處士處士生天順戊寅九
月二日距終年六十有七孺人生庚辰正月二十九
日距終年六十有三子二人長配靈山方氏繼室廣
陵王氏次配稠墅汪氏女二人適潜川汪文焯孫五

人一夔一鯉一道太學生一鯨一蓮曾孫十有二人士元邑庠生士賢士孝士光士華士忠士奇士憲士志士傑士彥士聰曾孫應乾歷世滋蕃休徵於是乎在矣乃今合天時協地紀則所謂得全全昌者與銘曰白首同歸封若斧矣枚卜龜同從吉土矣更體九原扃地戶矣於萬斯年承天祜矣

海陽新溪朱處士墓志銘

汪伯子曰鄉人治生者溺賈送死者溺形家言賈人操利權視失得爲生死即有不得直將以七尺殉之利令智昏一何甚也形家者言自郭氏始著要以古

人用卜胡爲此拘拘彼其徼福無饜猥云待吉甚者累世不葬大事之謂何此兩者皆惑也朱處士雲沾字天澤海陽新溪人也少從兄賈浙閩父有疾輒棄賈歸父疾平踰年而殁喪畢則又從兄賈閩蓋課鐵治山中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饒會歲不登處士貸諸傭人錢百萬既而兄有疾輒舍業扶兄歸客謂今始有年收責而歸不後處士謝曰錢易得耳終不以此後兄歸而喪兄既又喪母哀毀甚幾不勝喪計業已倍親親喪未舉尋以貲斧授兄子爲它賈日從諸堪輿家游游數年不得兆輒

號泣既而神乃見夢得肉橋上園尋奉父毋喪葬之
意由由然得矣既葬則樹丘墓表堂坊日往來省視
以爲常不問家人產客謂處士閩諸傭人德次公不
忘第次公往召之宜多應者何論收責此可以致不
貲乃令徒以一抔上而繫終身無爲也處士唯唯卒
不行人皆謂處士癡而處士自若處士生弘治辛亥
卒隆慶戊辰春秋七十八舉子樗櫟樗子挨長女適
由溪程天祥其子來則外孫也來之言曰外王父視
外孫如孫來不能事外王父如王父乃紹介抵中執
法願志外王父墓而銘之嗟乎處士負俗獨行壹歸

乎孝弟癡何足以病處士獨病夫人無能爲處士癡耳處士墓在某山某向銘曰寧弃爾金毋倍爾兄寧釋爾貫毋失父毋歸所世俗仳離具曰爾癡爾則終慕所思匪夷漸江有汜新溪瀰瀰誰其全歸唯處士則以

明故徵仕郎判忻州事高季公墓志銘

往余東游得高深甫及余入佐邦政深甫方待次天官余以季公春秋高深甫安得違子舍既聞深甫名高太學傾都市賢豪再試有司格勿入於是季公攺慮命深甫以貲爲郎深甫次且終不以平津易卜式

季公詎否孺子獨不聞張廷尉邪藉令得通籍治朝即而翁桑榆可逮也深甫唯唯貲入得隷鴻臚蓋三歲不除胥後命余問季公安否則深甫欣欣告之天幸家大人彊愈甚往歲聚女弟字於湯乃今歲時陟南山省先世墓出入不息䟫而至屏巾車濂不其然安能即次於此今年正月深甫祖括髮蒲伏來告曰濂不天家大人奄焉倍矣濂親老不及養仕不及於其親見之疾不及聞死不及歛罪何可擢髮數也顧茲窀穸之事幸得以及門謁公非公一言濂不知死所矣余雅慕季公而急深甫遂按深甫所自爲狀而

志之高之先望大梁宣仁太后之所自出也武功郡王以外戚顯其後扈蹕都杭州季公名應鵬字雲卿王十五世孫也承家中否不遑為儒從伯兄合錢千乃受賈首事董董顧獨親有常珍十年而饒親交多所取給里人丁氏莫氏從季公貰闌出數千緡客不能平將主季公訟季公不欲也謝曰彼非倍我直將利吾有而自有之彼果自封我實封彼彼其心將德我何訟為居無何兩人者敗且死季公閔之甚復臨其喪哭之季公擇可而交交必長者獨里中二三子雅從季公游季公時時遣侍史問其家及其丈人絕送

於白首無所取償季公業既成恥不得與士大夫齒

遂奉　詔輸粟守龍江關提舉者三年客謂季公下

吏不逮上賈遠甚季公所不足者非五斗也能規規

然主告緡乎季公笑曰賢者不早抱關顧各以其志

用職耳先後領水衡錢三千萬具舟材故事主者什

一私之季公勿問大司空潛公檄再至亟稱提舉廉

既而出判忻州不踰月歸矣季公受室於滸外王父

爲中丞琳其質行在太宰張公志中不具載將不宜

子則爲季公置滕人及深甫生蓋夙昔才之矣既就

舍旁築藏書室貯古圖書其上爲樓居貯古尊彝鍾

鼎雅言世俗務厚遺而疏擇術厚將安之即多藉以
佗子孫直爲邯鄲虜耳吾顧以此居子使之與古爲
徒即不必刑視彼邯鄲爲猶賢已深甫博聞彊識游
諸有名公卿有開必先則季公以也閏月癸未季公
遣使京師遺深甫數千言終不言病既發立張氏婦
及章氏女堂下命之曰吾其歸何有鄉將不久矣吾
生七十有五豈謂無年爾曹第設冕衣裳爲而翁襚
婦若女不知所出泣下霑襟既而曰吾再卜又明日
良姑待信於是口畫庭內外事鑿鑿皆中倫胠篋辦
給所親皆中度又明日爲望起沐浴而終人言季公

飾巾待期類有道者如之何不召獨子歸也深甫故爲朱蒙城甥繼室以張氏二女歸章者爲引禮舍人子婦歸湯者爲博士子婦皆名家深甫將奉季公喪葬北山欽賢里其地則季公所自卜榜其堂曰白華云銘曰謂爾賈也良俾爾賛而張爾毋釋憾於涼誦義無彊謂爾仕也良恪守爾常爾吏隱而名彰爾倦飛而廻翔終焉允臧謂爾佩也良爾示周行爾稼丘索爲膏粱爾構爾堂宜爾丞嘗謂爾卜也良負陰抱陽厥壤騂剛閟爾歸藏爾後阜昌

閔長孺壙志銘

海陽孺子禋生十五年而死父閔之甚則以成人𦵏之告鄉大夫請志窀穸之事其言曰文徵獨子生考季年始婚于吳不宜子考即世尋喪吳繼室以程禱名嶽而生是子徵大神既命曰克禋徵母趙珍之視禋猶視徵也襁而病殆賴母活禋禋能言日誦大母德必報大母大母見倍禋哭之哀徵有事几筵禋中夜起視俎豆惟謹徵疾病禋以身禱請代徵會宗人搆徵徵逮繫禋號泣手觧金條脫奉徵獄中使人致禋語曰以饘櫜之不給請以是佐朝夕資大人幸自寬毋𢍰以也比入塾日誦若干言旣而受易諸儒諸

儒以爲敏授簡使著經義言亹亹多竒薦紳學士交
譽𥙿閔氏有才子矣比年徵困對簿浸削故貧𥙿汲
汲務起家念無如經術遂下帷彊學游息不遑　今
上二年民間以訛言趣婚嫁徵命𥙿逆婦辭曰兒始
成童惡得有室禮時爲大干時之謂何願得待年以
禮正始秋𥙿病溲血徵召醫醫故有名謂𥙿脉治徵
受醫戒毋易醫既而技窮𥙿死矣昔汪踦死國仲尼
許勿殤使天薄余罰幸得存𥙿亦宗祏之衛也明公
志之夫長孺以秀異亢宗亡論已乃若㮚丈夫之志
擇當務而急親親孝之屬也傷哉大學有子而不祐

我則銘之銘曰謂爾有生爾胡歸冥冥謂爾無年爾壽
于彭於乎其斯為孺子程之墳

太函集卷之四十七

太函集卷之四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故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襄陽劉公墓志銘

余守襄陽丈人劉伯常以齒德著余有事鄉射則以三老之禮禮之　今上四年余行部再至會御史君請告歸養幸得存問丈人于家余去郡十年丈人矍鑠如故即百歲可待也明年秋八月余徙武昌居無何御史君遣兄子郡諸生懷德來訃月之丁巳家丈

人以天年終不肖孤十歲十二月丙寅奉家丈人喪偕先妣馮合葬峴山之下君侯習知家丈人質行請爲志若銘按狀劉之先出揚州洪武初附襄陽尺籍四世始起家太學授新鄭丞新鄭人德之至今血食是爲丈人父名鍾新鄭受室於張丈人則首舉子也故梧州府經歷馮君善新鄭則請梧州女昏丈人馮既歸相與歷事丁氏林氏劉氏歐氏凡四毋兢兢執子婦禮無間言丈人不問家顧獨務周急即緇衣黃冠有請一切應之比既孤乃大困業在佔畢無以爲家及舉御史君稍長矣丈人親授御史君業里中子

弟稍稍來丈人遂爲塾師於是一郡善爲子弟擇師者悉置門下御史君通博士籍數困有司日者謂劉生以彼其材獨無奈命何耳丈人謂不然愈益程督御史君既而與計偕中乙榜將受文學庶幾猶逮親餘年丈人亟使人趣御史君還脣後舉庚戌乃受涿州文學應聘河南畢事歸寧奏經藝若干牘丈人大喜私語馮孺人明年對公車孺子其將不舍孺人笑曰公老矣何易言之丈人曰嘻往余非日者言徒以人力必孺子力今足矣命何能爲癸丑春閧里巷馬鈴聲丈人披衣起語孺人曰報至矣亟啓戶果然御史

君領縣平湖　召入爲御史丈人遂遂與鄉人處絕
跡公門及御史君畢馮孺人喪請得留養丈人讓曰
朝廷置御史則所謂骨鯁之臣孺子始入官輒以喪
去國乃今匿子舍無寧盜名跽佗鄉人乎即日在旨
甘而翁弗善也御史君從令強出按部山東得代輒
還　闕下上程書乃封父大經文林郎江西道監察
御史贈母馮氏孺人如令甲有頃御史君請告歸丈
人不悅曰而守御史三年爵及而父母　國恩重矣
而不知所報柰何倍而去之御史君長跽而泣曰大
人春秋高存養無敢久留外又不幸有狗馬病恐一

旦先朝露為大人憂茲得以奉几杖相依庶幾病已誠不以一日易三公也乃治別業峴山習池之上時以安車奉丈人出游出則召丈人所善者諸父老與俱逅為丈人壽丈人不任酒率御史君代醻之御史君日飲而醉二三陶陶意得丈人曰嘻孺子醉矣乃謝客乘安車還御史君家食八年丈人無愠色每告出飲丈人輒命應門者待之御史君或中夜歸必待命臥內即被酒色愉愉而莊丈人坐御史君一一問坐客狀乃罷御史君就舍以為常里人語曰家人父子視劉御史蓋多丈人高年且善御史君能子也丈人

三子長存仁以貲賜級次御史君季年幸御人舉孽子存禮存仁三子其二即郡諸生懷德御史君二子長建炎補郡諸生次建章皆余所命名也其下曾孫六人玄孫二人得全全昌信矣銘曰番番黄髮有期頤只煌煌章服袨繡衣只繩繩五世同瞻依只其曰晁福世德宜只相彼峴首神所棲只誹其配之婉德齊只鹿門相望殆庶幾只賢言歸藏四猷衷只千秋萬世介純僖只

明故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同野劉公墓志銘

歲丁未對公車余從南昌劉公後公故以孝廉得歙
由歙起家徵入為郎出為郡守遷為監司乃今墓木
拱矣沒世而民不倍歙至今稱孝廉公云公王父以
大耋終號擕叟父封故廩郡學贈中憲大夫毋封太
安人贈恭人蕭出贈恭人舉丈夫子二伯廷梅即公
仲廷栴亦舉于鄉贈恭人愛踰主器公幼警敏翩翩
未釋童心贈公操之嚴不少貸嘗受命入塾既出而
嬉于其鄰贈公跡之匿樓上跡窮見獲投之墜樓既
又背讀所受書訖三語贈公怒舉石研擊左肩贈恭
人疾視贈公恚甚公長跽諫曰兒有罪傷大人心寧

訴以兒故慰大人兒請更始遂折節强學徧讀博士書有涉制科務成誦背誦宋史有味乎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自惟有華氏以還任天下之重無如文正遂心師文正浚浚不失徐趨贈公始以爲才毋復嗃嗃爲也客爲贈公推轂教授江都則自江都移書督公力學公懸書于廡面書而跽廡下佔畢不少休無何贈公計至公擗踊而泣血絶口不納水漿頃叟命曰而藐然孤不難從父地下顧王父母奄奄待盡而父骸骨未歸而將如寡母幼弟何即滅性非孝也公乃殭事饘粥匍匐而奔江都以小艇載櫬歸涉江而

大風作幾覆公號哭動地聞者憐而悉赴之卒出巨濤幸而免即人力多助殆亦孝感之徵與歸且厝柩故廬諸父老力距不可柩無外入外入者不祥公擗地而告曰孤不天寧忍以考氏終艸莽使得歸正寢孤請受其不祥既又謂材故以松且有蟻患乃今不敢以貧而偷大事請易油杉父老則以人子暴父尸不祥滋甚公擗地而告曰使親膚及蟻無不祥大焉藉令恔于吾心置災祥勿問公每輟哭輒對縣書跪讀口不絕聲老寡在堂端居待養公計無所出請納婦以代尸饔婦翁胡息子亾顧館甥以厚產公言孤

始當室寧詎以喪婚徒以執爨有待若而人始請命
于王父毋若毋若翁媼即厚于孤詎敢自有其身于
是胡恭人以治喪歸未逾也公守經如引繩墨反經
合道如轉圜貞而孤曲而中矢公坐困仰事無旦夕
儲用伯氏薦授室蕪湖主豪賈徒既日馳百里未及
舂粮一嫗遇之如韓王孫閔焉進食夜卧唐肆或伏
草場既至而主者傭畜之不為禮會遁喪王父毋爨
爨然垂橐歸自言天其將降割于孤抑或將降大任
于空乏乃盡貨家人產遁舉二喪喪畢從游有道者
之門受東越之學由博之約壹禀于良知尋教授分

寧視蕪湖無加禮日夜沉思篤學火鬱而上炎甚且薰心疾幾殆乃焚書閉戶習靜凝神居三年病良已其神愈王機發于天倪援筆累數千言言中的歸自民間就試遞首有司謝華縫兩以布衣應鄉舉濮陽蘇公以督學至廩公郡學中適同仁書院成有司立公爲盟主及門之士三百率師事公公立約若干條迄今絜爲功令歲癸卯公與計偕門弟子從公者五人仲不預公引身下仲務承贈恭人驩歸自太常聚徒講學如故仲負疾而多忌諱喜言禨祥丙午入闈公護之往一夫暴病不能執輿公弟趣仲入輿躬

代負輿以進仲不知也見者目笑之君子則以是多
公是能以友成孝矣仲既入彀贈恭人喜可知仲以
病留公獨上南宮成進士亟求覲省奉使遄歸歸而
仲亡贈恭人哀之甚公既盡哀以喪仲復歛泣以安
贈恭人畢使入朝授歙令舊令遁以簋盬敗公先聲
入境境內日幾幾望公始下車閭胥盛陳供帳如故
事公摽之出吾終不以初筮而黷官常入白贈恭人
是啗我也出而督之過自今闌入者有常刑閭胥分
直郡縣供需郡用八而縣用二隸郡者聚族而詣所
部亟稱不平所部庭詰之彼以二敵八不平者何也

愬者曰今若節而貞於彼秋毫無所預郡中之費百
倍彼然乎哉公嘗謂歙無魚即有之不足食余則以
沿山谿而畜者差旨然難與絜江湖公曰其然吾未
之御也比就舍饋一生魚蓋得之山谿其脩三尺公
剖五之一則以餽贈恭人餘寄市中需遞取他日余
問公狀公何愛一魚公曰嘻藉今庖有魚惡可以堅
一日之腹有餘不敢盡不亦可乎余嘗見一遺穗著
公轔目從者頫拾之引之愈出公曰蘖也吾以代戟
余聞而益甚公公言疇昔窮居衣不掩骭冬日置一
木甖席藁而盤膝其中手一卷繙之溫踰湯泉乃今

以是結轍固常欲故訟者盈庭務守勝不相下公聽對簿油油然務持其平直示之則法言曲諭之則家人父子語推赤心置之腹悉去煩苛宣言與其受命訟師寧受吾命吾固無害彼直將以刀筆與戎兩造伏辜悉偃竹刑削金贖首歲訟者五六再歲二三三歲訟庭虛無人邑中猶單父耳　徽命下公擁敝衣策羸馬以行諸父老遮道而泣壺漿即古循良不啻也公舉治行高等格在掖垣紹介固辭犬馬之齒踰格矣且毋在未敢輕不肖之身以殉直言主爵遂其恬恬授南駕部尋奉使歸覲會贈恭人棄捐幾不

勝喪適有天幸終喪補兵庫部仍副駕部遷膳部郎
試最出守漢陽選部王郎為故郡地選部起發源令
故以同官習公漢陽聞公名此故欲令孝廉公也會
歲惡比屋嗸嗸公以便宜發粟賑饑掩骼埋胔用是
饑而不害境內乃安郡當江漢之交萑苻多竊發託
業漁于柳洲者為之魁公授從事方畧襲其不虞而
禽之餘黨悉解　景王之國道漢陽公以郡小而民
不堪請發所獲盜贓以濟供億漢川故有賜田屬楚
界連　景府新田用事者侵民田聚衆揭竿稱變公
為之正經界由是百姓安堵兩國不爭公當上程書

且去郡郡父老爲之製金緋奉韡以進願留遺跡而畀易之公辭之彊不得命則攀轅內車中而旅退呼而反之不復來公次黃岡移文而歸之縣遷廣東副使貳監司嘗兼綰五道兵符仍攝督學時山海冦集捕冦者務徼功一鼓而俘七十人具曰冦也盖材官掩之以文罔獄既成公揆之則卅賈陳兵以禦冦遇邏者以爲冦也格鬭之聽訂以鹽材官得公而白公署鹽筴主計者上其羨千金公悉麾之籍入軍餉穆宗即位諸司當朝賀公奉表以行就 闕下再疏引年遂歸老居與鄉人齒出與田父俱敝冠垢衣居

然田舍翁也客問時政則曰草莽臣不預聞聚講同
仁老而不倦倡建豫章書院館四方之賢其學本于
存心以克己毋自欺爲一貫尸象山而社東越不廢
曹谿又以世道波流湯湯無極儒生守其戶說排擊
異端假令起老氏之無爲進許行之無僞是或一道
也居常力行孝友孳孳厚于人倫仲二息子遞殤立
宗人子爲仲後而中分產女弟故婺劉貴產以館齊
郎女弟亡戚齊猶手足其後齊拜諫議事公若伯兄
公既受室胡翁即大烹無染指卒之以子壻當大事
不異所生宗人子客死瓊州賴公而得丘首周禮之

六行具矣所謂躬行君子非邪公居母喪病殊者五日夜既者陰籍其有且爪分之夢黃冠羽人授刀圭自帝所一呼而寤鄰澤津津喉吻間疾既平人以爲更生耳瞻恭人左冢婦而右介婦一不當輒擯冢婦辟易避家不終日無奪心必命之入乃敢入胡恭人故不宜于公受瞻恭人命從里中納張氏姬張故貌侵蜀[illegible]事當瞻恭人指直宿帷下依依二十年公自駕部[illegible]寧居于舍則蘇態一姬當御張代將毋如初會鄰火炙舍劳胡恭人將二姬棲別室公慰賜恭人所乃[illegible]張宿都房彌月而公子仕敬生張弗舉也賴

熊同室覺而舉之人云公得天則兩端其大者也仕敬娶袁憲使女繼龔進士女籍成均女一人蘇出也適吳方伯仲子廷除胡恭人先公卽世葬鳳山甲戌秋八月十一日公以天年終歷春秋七十有八仕敬弱冠耳葬公高田之原負乾抱巽其時虛墓門左坎且以待余銘余既以遺愛德公重以通家而善仕敬且將附公以不朽則惡乎辭銘曰世之修儒行者詘吏材習吏材者詘儒行浸假而脩矣習矣其視學也若弁髦抑或務名高而學焉要之口耳爲政乃今則其行則秉孝廉則其材則載清淨則其典其學則致力

于彝倫通極于性命循此三者故全其斯為君子之令固宜其遇困而亨涉難而正胡考而終季年而胤膴膴原田牢樹有蔭若斧若坊是為南州之勝

大理寺左寺丞漢樓劉公墓志銘

萬曆三年夏五月己亥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漢樓劉公卒于京師公子建炎自襄陽來奔則抵不佞銘公墓不佞習公三世先後垂二十年蓋嘗兩言公於朝銘公真不佞事昔在辛未公屬不佞志公父墓而為銘曾未及四年而公子復以公銘為請顧公父年九十三矣不佞猶然悼之公僅五十有三乃公尊

詎忍銘公墓也公諱存義故字質卿嘗從不佞更之
則字敬仲中歲爲樓居臨漢上襄人稱漢樓先生云
公之先出揚州　國初始入襄陽籍大父鍾丞新鄭
新鄭祠之鍾生大經是爲公父父從梧州經歷馮君
受室是生公公生而有貴徵盖仲子也稍長輒受父
博士詩大父奇公諸同學亦自以爲不及星家言劉
生法不當貴公父不以爲然丙午上太常再上皆不
利瓜受涿州文學覬得以斗粟逮親壬子秋出典河
南試事畢事歸省奏經藝若干篇公父大驩語在前
志癸丑以元日就道與計偕謁大司馬史公一辭而

出大司馬援公手曰先生安坐請觴先生即入對公車可坐而致也公笑曰是可立而待耳何坐為大司馬壯之尋舉進士授平湖令時島夷大入寇壁平湖平湖故無城旦夕且不保督府檄至則趣令城平湖公入幕府私謁曰寇方急而議與工百姓難與慮始公請縛令當寇庶民易從旦日督府置令前茅如令約諸父老爭赴令請與之俱公宣言曰督府以令職在保民民有患而不能捍乃棄之耳異日者他令至將復不能存義請死之公等善事來者諸父老皆曰苟可活令且保境內完請設版首事于是公為植不

數月而城成居三年　召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始
按畿内屯務尋奔毋喪歸旣終喪請卒留養公父不
可奈何以親故後君公强入朝尋補江西道會部使
者按山東無狀則簡公代之公下車務持大體釋株
連罷毛舉所全活者無慮數千百人匆對藩臬諸大
夫悉屏苛禮嘗言部使者出按吏治率倚辦諸少年
彼其喜事暴施何知臧否與我共此者其唯二三大
夫毋聽諸少年矣會　景王之國出山東用事者齮
齕諸有司横甚公從朱中丞公逆諸境　王舟且泊
東昌中使夜呼撫按官問庭燎不具狀公正色曰有

主者即　乘輿出庭燎不具罪在有司撫按爲　天子紀綱之臣義不奉　王召　王有令則賓之耳公豫察東昌守方啓參爲大中貴人所急輒移白簡坐守不供用事者恐曰守爲柄事者肺腑親吾儕何以自解于是　王遣人謝御史罷啓參陰戒群下無譁遂出境其年公監臨鄉試得士居多時李于鱗里居一切謝賓客公謂李先生高義奈何以所部過之乃命單徒屨自巷及戶次且由阼階上于鱗出肅客爲平生驩公得代還于鱗賦詩四章爲贈壬戌上計公入掌河南道殿最稱[illegible]會上程書得推　恩父母如

今甲時浙人幸得公按浙　肅皇帝則以京營命之公言父春秋高古人直以時計吾所以倍親從仕徒欲徼一命以奉驩心乃今得藉手高堂吾事畢矣遂力謝御史以終養歸治圃城南署亭二一當三木之下曰森森一當二木之下曰林林就極瀰樹夫容為軒名曰君子習家池故廢公以善賈復之築池上亭修高陽故事暇日則以安車奉家丈人出郊外就池亭休焉為具召丈人故所同游為田間飲丈人不任酒公代之釂既醉乃罷以為常時所部數推轂公公不起會有　詔罷諸在告者公亦置不聞及丈人以

天年終哀毀如禮始終服即以御史　召還至輒進大理寺右寺丞尋轉左寺丞日駸駸嚮用矣公故以酒得疾蓋斷酒者踰年疾甫平暴發而卒公室鄃氏封孺人嫡即建炎補郡博士弟子庶子二建章建常三子皆不佞名之建炎亦既冠而字之矣及其婚王中丞公女則又不佞主盟建章出趙氏姬聘潘汀州公女建章始襁則高氏姬舉之京師女字故李選部公孫選部故善不佞嗟乎公自負珞珞其出將有所為乃令爵不過左丞年不過下壽豈星家之言卒驗公固受命於星邪建炎卜宅峴山之陽將諏日而樹

公墓不佞既志之窀穸之石且爲之銘銘曰自揚入
褒五世其昌呫呫新鄭俎豆故疆厥考伯常耄期弗
勸婉婉毋儀有憑聖善左丞崛起資孝爲忠夔夔生
事之死罔恫柱下惠文居然直指十有八年起家伊
始胡然夙駕税不崇朝翩翩希有再舉而凋漢水峴
山先民窟穴魂兮歸來是日載晛

明故工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承菴先生

胡公墓志銘

績溪爲吾徽下邑邑稱胡尚書者三三尚書者大司
徒富大司空松大司馬宗憲也司徒先司空以積勞

顯爲世勞臣司馬羌後司空以武功顯爲世功臣司空中起以骨鯁顯當時卒之直節不屈引身不辱名實無闕有古大臣風卽公也隆慶壬申秋九月二十七日公卽世其年八十有三 上聞之輟朝下 卹典如令甲五年丁丑某月日公子廷然廷默奉公喪葬某山先是廷然謀狀若志若銘就郡中叩江方伯民璞民璞歎曰偉哉尚書宜必王太僕元美爲狀汪司馬伯玉爲志爲銘其幾矣于是廷然奉元美狀以要不佞不佞其何敢辭志曰公在郡郡中稱承菴先生茂卿字也 孝宗卽位三年閏月幾望公生里中

公美風神頎而勁年二十四舉于鄉明年舉正德甲
戌進士出爲嘉興司理始入官會部使者按獄嘉興
目守問獄狀守錯愕司理輒從旁對甚悉部使者以
爲能毎出按部中必司理俱往無慮宇下即所至多
平反居久之　召爲陜西道御史時嬖臣矯詔臨清
爲市力請罷之遞疏論假子寧中貴人敬故牢完不
報出按山東部尋引疾歸嘉靖六年起浙江道御史
先是王太原以黨江彬論戍桂文襄驟貴用事故多
太原尋以邊事起太原坰關中旦夕授之柄矣公極
論太原無狀侵文襄謫理廉州御史程啓充周在皆

以救公杖　闕下或沮公毋往二臧惡能釋公公躧
然以單車行曰逐臣遑恤身後時守璫恣甚奪民間
茘枝園公持之璫亟還民間無所恡且陰戒徒屬彼
已目中無執政我何有哉無何進貳廣信尋轉福建
按察司僉事分部泉州泉州庫亡其金繩守藏者急
公廉得攝者通吏奸狀出守藏者釋之永春民聚族
追逋寇歷山鄉鄉民以爲寇也縱擊之獲四十人皆
誣服公得其狀頼以不究尋分守故部中進布政司
叅議泉中城爲院院癘者居之市豪睨其地腴議徙
癘者居門外島公宣言曰　縣官閔焉以先無告如

代之遺直百世之儀刑

明故處士慕山余季公墓志銘

不佞未習處士而習諫議君處士爲諫議君大父行同居婺源沱川理源新里乙亥秋八月八日處士以天年終而處士子世寧屬諫議君爲處士狀又明年丁丑冬十二月二日世寧奉處士喪葬塘塢口之原先期介諫議君以墓志若銘請諫議君方以直言取重無溢辭其誦處士義甚高狀具矣且世寧將藉此以終大事不佞其何敢以不習辭余之先其與者恒在季處士曾大父定居舉子三而稽其季也是爲處

士大父大父舉子三而燧其季也是爲處士父父舉子三而瓚其季也是爲處士初處士父以季當室而伯仲亡則毋視寡而子視孤大父賴以終老無憾父故從詹受宅舉基及琚既繼室于吳以正德巳巳冬十二月望舉處士父遣伯仲受博士業業成均命處士曰瓚毋儒第支戸力田躬孝弟事父兄足矣處士唯唯家故饒至處士父滋大及處士在事修父業而息之田入租山林入材木田宅入書致積著入子錢葢胥命于戸者肩相摩轉之四方者輻相輳也處士率以公平辦給無不當人人心當處士父季年所就

業多季力而處士父獨優伯若伯之子伯尋以叅軍起家人言處士孳孳力乃翁事善矣其如翁厚長子孫何處士謝曰往吾父克大父家竝有造於伯氏大父欲多予吾父產而吾父力辭乃今吾父之愛子姓視大父爲周瓚之勞視吾父爲儉且長子主罷斯其天地之心乎諸販木者價不貲或以其私啗處士處士叱之即私市而倍父兄非夫也嘗從邑人部郡賦郡吏例索額外錢處士上其狀郡中例乃格諸邑人則以歸處士處士力謝罷之或以金橐寄處士家旬日而家燬於冦處士則以其初固保無它也卒償其

金處士衎衎若無能獨有心計境外寇猝至處士急以身捍二親寇既壓幸得脫處士笑曰吾今知所以禦寇矣於是繕垣門利械器寇再至毋敢覗處士家處士繕飭百工治居室器用甚澤至其自御無所芬華且曰後世樂有賢子孫其師吾儉不然毋以壯麗相高輓近歲閒諸近屬以杖屨過門必從之出歲時爲會必盡驩雅言吾黨始以繁華相從老奄奄至矣顧廑有存者寧詎能爲木石也哉居然常聚乎無何輒捐館舍處士配海陽李氏舉世寧業成均娶廻峰汪參軍女世寧舉孫四懋中懋甲懋年懋華其婚皆

名閥為處士館甥者三長李宗儉於女則毋黨次潛士業並太學生次孫汝忠是為諫議君毋弟為世寧館甥者一則程少卿仲子鳴嘉處士父故習形家言豫為三息子營葬地伯穴中仲穴左虛右以待季即今行諫議君言假令處士入間者辭懟父而求多於伯氏則處士居其薄矣乃今生同胞而死同穴其無遺憾也乎哉處士字士德號慕山蓋言終慕也銘曰歷也王周耳也伯晉伊余之與三季益振季不為儒擇地而趨尚安事儒季不為仕素封及嗣是曰吾仕有閟玄堂百步舍旁若斧若坊三息同室上右季吉

翁也罔極季也罔極

明故處士程得魯墓志銘

嘉靖甲寅程得魯以覆舟死禮不弔溺者余何言得魯好脩宜得正命不幸而行殆其阨也夫大禹聖人其於生死達矣脫有不測亦將如蝘蜓何得魯子太學生元脩鴻臚寺序班元化願乞一言以奉大事紹介者三余以太史氏爲徽攝其大者爲之志志曰嗟乎此海陽處士程得魯墓也得魯名參世家泰塘居閭右余嘗表得魯父墓其先世載表中父曰子鏢以正德癸酉舉得魯得魯獨子父珍之少從縣諸生踼

受經賜宗人也以質行著奇得魯其後得魯病乃從
父賈淮揚父業故饒至得魯益息父任稚直得魯逡
逡下人人多附之皆謂程長君有子矣即得魯善賈
必軌於正經諸賈人闌出水鄉鹽射重利得魯獨不
可毋扞文罔以規利權及事覺逮繫數十百人人益
以豋見多得魯得魯雖服賈其操行出入諸儒嘗曰
吾父以朴示子孫即參不賢願師吾父朴父事仲叔
于鐸終其身不衰視疾治喪不遺餘力季叔毋張早
寡毋事張急門內親以次及疏屬舉宗爲譜授梓人
以布諸宗牘星州墓田帥宗人表諸祖墓凡宗族義

舉必以身先得魯爲善學學中道而殞東梁山計至
䟽戚莫不盡哀天道有常奈何失得魯得魯墓在其
山某向以某年月日封焉銘曰蕩蕩行舟胡爲乎中
流我欲黜風伯尸陽侯死者可贖請以百夫投爾靈
靡留歸來乎故艰爾其以大塊爲終始以億萬爲春
秋嗟乎原沒胥浮永也無尤山澤綢繆爾息爾游從
爾首丘